



# 善恶之彼岸

——未来的一个哲学序曲

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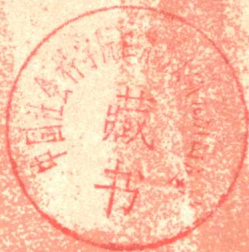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程志华 译

---

# 善恶之彼岸

——未来的一个哲学序曲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程志民 译



华夏出版社

HUA 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善恶之彼岸:未来的一个哲学序曲/(德)尼采(Nietzsche, F. W.)著;程志民译  
.-1版.-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9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霍桂桓主编)

ISBN 7-5080-1929-6

I.善… II.①尼… ②程… III.尼采,F.W.(1844~1900)-选集 IV  
.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38121号

责任编辑 朱利国

装帧设计 陶建胜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40千字 印数7000册

2000年1月北京第1版 200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5.00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编委会

主 编：霍桂桓

副主编：林 信 鲁旭东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寅卯 王才勇 何卫平 张廷国 张百春 杨富斌  
陈春文 陈 默 单士联 林克雷 林 信 强世功  
韩东晖 鲁旭东 霍桂桓

F130/52

#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

## 总 序

社会的发展，科学的昌明，思想的进步，永远需要某种有着丰富养料的环境。这种环境在所有有理智而又不乏灵气的人们心中，首先便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累积。近代中国，自十九世纪中期以降，许多学者为此倾力于西方典籍的传译，成绩斐然，功不可没。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学者研究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新作迭出，这些新作对于当今中国广大读者，显然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因此，翻译出版现代西方思想名著，尚有许多工作可做。

如同读者所知，现代西方思想不仅源流学派异彩纷呈，而且显示出深层转变而日益走向综合发展的趋势；同时，这一令人捉摸难定的趋势，又隐约显示出深远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以及学理的传承相继。“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的创设，恰好立意在接续先贤传译西方思想经典的伟业，为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理解和借鉴现代西方

思想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或食粮，以期看到我们思想界、学术界在荆棘与鲜花并见的求索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选译的著作，在力求反映现代西方思想学术的独创性与思维深邃性的同时，尤其注重思想的全面性及其内涵的启迪价值。现代西方的思想佳作，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还是广义人文科学，无论是既已成为主流学派的名家大作，还是依然在支流思潮中涌动强劲的新秀新作，无论是以思想观念的独创性而特立独行于人类思想史的“义理之学”，还是将研究方法的更新变换纳入漫漫思想长河的“考据之学”，凡此种种无不在搜罗之列。我们的译介，尤其倡导严谨求实的学风，以研究探索性翻译为译事所追求的目标；“勿以译为讹为托言”，应当成为我们以及我们的译者们的座右铭。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既是一项恢宏繁复的工作，也是一份至为艰巨且任重道远的事业。在这项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在此项事业发展的旅途上，我们首先应当由衷地感谢那些关注这一文库的读者们。同样，我们也要感谢那些为我们提供了养料或食粮的思想家们以及把这些材料传译过来的人们。最后，我们还要感谢那些在我们的期盼中将会扶助并参与到此项事业中的人们。

谨此为序。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 前 言

假定真理是一位女性，那又怎样呢？这种怀疑并不是建立在这样的情况上：一切哲学家，就他们是独断论者而言，并不理解妇女？他们常常借以接近真理的那种可怕的严肃和笨拙的纠缠是不明智的和不当的手段，以便正好为自己占有一间闺房？的确，真理并没有允许自己被占有：——而任何一种独断今天以忧伤和胆怯的势态站在这里。它居然还站着！因为有一些嘲笑者在宣布，它已垮台了，一切的独断在倒地；更有甚者，一切独断在奄奄一息。严肃地说，有一些很好的理由来指望：哲学中的一切独断化如此庄重地、如此最终地和最后有效地表现了自己，毕竟只是高贵的孩子气和牛犊气；人们将再三理解到，什么东西实际上已经足以成为独断者们迄今建造的这些崇高的和无条件的哲学的建筑作品的基石——任何一种远古时代的民众迷信（例如，心灵的迷信，它作为主体的和自我的迷信至今也没有停止兴风作浪）；也许任何一种文学游戏；一种语法方面的诱惑；或者一种很狭隘的、很个人的、很个性的、太人性的一些事实的鲁莽的普遍化，——人们得到这些理解的时代也许很近了。独断者们的哲学但愿只是超越数千年的一个承诺，正像在还更早的

时代中占星学的情况那样，为了服务于占星学，也许比迄今为任何一门实际的科学花费了更多的精力、金钱、机智和耐心。人们在亚洲和埃及把建筑艺术的伟大风格归功于它和它的“非尘世的”权利。看来，为了用永恒的要求写进人类的内心，一切伟大的事物首先必须作为庞大的和引起敬畏的怪脸而在大地上变化：一个这样的怪脸是独断的哲学，例如在亚洲的吠檀多学说、在欧洲的柏拉图主义。如果我们对它不是忘恩负义的，那么，肯定还必须承认，迄今为止的一切错误中的最糟糕的、最长期的和最危险的错误就是独断者的错误，即柏拉图对纯粹的精神和自在的善的发明。但是现在，在他被战胜时，在欧洲从这种精神上的重压下松了一口气，并且可以享受一点较健康的睡眠时，我们——**我们的任务是保持清醒**——是反对这个错误的那场斗争所曾培育的一切力量的继承人。不过，就精神和善而言，如柏拉图曾说过的，这叫做把真理颠倒过来，并对**透视的东西**、对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都加以否认；诚然，作为医生，人们可以问道：“在古代的最美好的产物那里所患上的这样一种疾病怎样到了柏拉图身上？是否那位恶毒的苏格拉底使他腐化堕落？苏格拉底是否成为年轻人的堕落者？并且理应得到他的毒药？”但是，反对柏拉图的那场斗争，或者为了更明白地和为“民众”而说，反对数千年的基督教教会的压迫的那场斗争——因为基督教是为“民众”的柏拉图主义——已经在欧洲产生出精神的十分激烈的紧张状况，这种紧张状况在人间还没有过：用一张如此绷紧的弓，人们现在能够朝最远的目标射击。当然，欧洲人感到这种紧张状况是危急状态，而且已经两次在重大的风格中尝试放松弓，第一次靠耶稣会教义，第二次靠民主的启蒙运动：作为启蒙运动，并借助于新闻自由和报刊阅读，实际上就会达到精神不再如此轻易地感到自身陷入“困境”（德国人已经很聪明——真了不起！但是，他们又与事情



一刀两断——他们发明了新闻出版)。而我们既非耶稣会会士，又非民主主义者，甚至不是十足的德国人，我们良好的欧洲人和自由的、很自由的才智者，——我们还拥有它，精神的全部困境，精神的弓的全部的紧张状况！而且也许还拥有箭、任务，谁知道？目标……

西尔斯-玛丽亚-奥伯恩加丁

一八八五年六月

## 目 录

第一章	谈哲学家们的偏见 .....	(1)
第二章	自由的精神 .....	(25)
第三章	宗教的本质 .....	(47)
第四章	格言和插曲 .....	(65)
第五章	论道德的本性史 (博物志) .....	(90)
第六章	我们学者们 .....	(113)
第七章	我们的德行 .....	(132)
第八章	民族和祖国 .....	(159)
第九章	什么是贵族 (高贵)? .....	(184)
来自高山上	.....	(217)

## 第一章 谈哲学家们的偏见

—

追求真理的那个意志还将把我们引诱到某些冒险，这个“求真理”的意志，一切哲学家迄今以恭敬的态度所说到的那个著名的真实：求真理的这个意志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何等奇特的糟糕的有疑问的问题！这已经是一段长期的历史——而看来它几乎还没有开始？当我们终于一度成为猜疑的、失去耐心的、变成不耐烦的时候，这是不足为奇的吗？我们在我们这方面也从这个斯芬克斯那里学习提问，这是不足为奇的吗？谁实际上在这里向我们提问？我们中的什么东西实际上愿意“求真理”？在事实上，我们已经长期停留在关于这个意志的原因的问题面前，直到我们最后完全停止在一个还更根本的问题面前。我们问到了这个意志的价值。假定我们意愿真理，为什么不是宁求非真理？非确定性？甚至无知？真

理的价值疑问曾出现在我们面前，或者，我们曾出现在这疑问的面前？我们中的谁在这里是俄底浦斯？谁是斯芬克斯？看来，这是问题和问题标志的一次会面。而最后据我们看来，人们会不会相信似乎疑问迄今还从未被提出，似乎它第一次被我们看到，进入我们的眼睛，**冒险地被对待**？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冒险，也许没有更大的冒险了。

## 二

“某种东西如何会从它的对立中产生？例如，真理从错误中产生？或者，求真理的意志从求欺骗的意志中产生？或者，无私的行为是怎样产生的？或者，智者的纯粹的明了的观察从贪欲中产生？这类产生是不可能的；谁梦想这些，谁就是一个傻瓜，甚至是更糟糕的东西；具有最高价值的那些事物必定具有一个不同的、自己的本源，——从这个非永久的诱惑性的欺骗人的渺小的世界中，从幻觉和欲望的这种混乱中，它们是不可推导出来的！倒不如说，在存在的怀抱中、在永恒的东西中、在隐蔽的上帝中、在“自在之物”中，——它们的根基必定在这里，而绝不会在别的地方！”——这种判断方式构成了可以把一切时代的形而上学者又辨认出来的那种典型的偏见；这种价值评价的方式处在它的一切逻辑程序的背景上；从它的这个“信仰”出发，它致力于它的“知识”，致力于某种东西，此东西在最终庄严地被命名为“真理”。形而上学者的基本信仰是对价值的对立的信仰。即使他们中的最谨慎的人也没有想到：在这里对界限加以怀疑，这可是最必要之处，甚至在他们自身赞扬为“de omnibus dubitandum”（应该怀疑一切）的时候。因为人们可以怀疑：第一，究竟是否有对立；第二，形而上学者打下其烙印的那些

通俗的价值评价和价值对立，是否也许不只是表面的评价，只是暂时的角度，也许还从一个视角出发到这个角度，也许从下向上看，仿佛青蛙的角度，以便借用画家们所熟悉的一个表达？尽管真的东西、真实的东西、无私的东西可以享有一切价值，仍有可能的是：一种对一切生活来说更高的和更根本的价值被归于假象求欺骗的意志、自私和欲望。甚至还可能的是：构成那些好的和尊敬的事物的价值的东西恰恰在于与那些糟糕的、表面上对立的事物以自我暴露的方式相类似、相联系、相交织，也许甚至在本质上相等同。也许！但是，谁有意志去关心这个危险的“也许”！为此，人们就已经必须等候一种新的哲学家的到来，这些哲学家有与迄今的哲学家不同的相反的趣味和爱好，——在任何的理智方面的危险的“也许”的哲学家。——严肃地说，我看见这些新的哲学家正在兴起。

### 三

在我足够长久地在字里行间严密地看哲学家之后，我对自己说：人们还必须把有意识的思想的最大部分归在本能的活动，而且甚至在哲学思想的情况下；人们在这里必须重新学习，正如人们在遗传和“先天的东西”方面已重新学习。正像出生的行动在遗传的全部前进和进展中不予考虑一样，“意识”也不在某一种决定性的意义上与本能的东西**相对立**，——一位哲学家的大多数有意识的思想是由他的本能秘密地引导，并被迫进入一定的轨道。即使在一切逻辑和它们的表面上的专断的运动的背后，也有价值评价，更清楚地，也有生理学上的要求，以求维持一定的生活方式。例如，被规定的东西比未规定的东西更有价值，假象比“真理”较少有价值；这一类的评价尽管其对**我们有规则性的重要性**，却毕竟只能是表面的评

价，一定方式的 *niaiserie* (愚蠢)，正像它恰恰为了维持我们所是的生物可以是亟需的。也就是设定了人不一定是“万物的尺度”……

## 四

对我们来说，一个判断的错误还不是对一个判断的拒绝，在这里我们的新的语言听起来也许是最陌生的。问题是：一个判断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生活、维持了生活、维持了种类，也许甚至培育了种类；而我们在根本上倾向于声称：最错误的判断（先天综合判断属于这样的判断）对我们来说是最不可缺少的判断，如果没有对逻辑假设的承认，如果没有对现实根据的无条件物、自身等同物的纯粹地虚构的世界的衡量，如果没有通过数量去对世界进行经常的伪造，人就不能生活；对错误判断的放弃会是对生活的放弃，对生活的否定。对非真理作为生活条件加以承认，这叫做以危险的方式反抗通常的价值感，而敢于这样做那种哲学因而也就已经置身于超出善与恶。

## 五

致使人们以半猜疑和半嘲笑的态度朝一切哲学家望去的那种东西，倒不是他们再三地被看作多么纯洁无辜，——他们多么经常和多么容易犯错误和入歧途，简单地说，他们的孩子气和天真——而是在他们那里没有足够的诚实可靠：一旦真实之问题哪怕只是从远处被触动，他们全都引起一种很大的道德方面的喧哗。他们都做出一种姿态，似乎他们通过一种冷漠的、纯粹的、在神的方面毫不在乎的辩证法的自身发展而发现和达到了他们的实际上的意见（区别

于任何等级的神秘主义者，后者比他们更诚实，而且是更笨拙的，——神秘主义者谈到“灵感”——)：在根本上的一个预先说出的命题，一个突然产生的思想，一个“启示”，往往一个抽象地造成的和筛选的内心的愿望，由他们用在事情背后所寻找的理由加以辩护：——他们都是不愿公开承认的律师，而且往往甚至是他们命名为“真理”的他们的偏见的狡猾的代言人，——完全远离良心上的勇敢（良心对这一点，正是对这一点予以承认），远离勇敢之良好的趣味，勇敢使人理解这一点，无论是敌人或朋友方面的告诫，无论是出于自大和自嘲。年迈的康德的既僵硬又文静的伪善，他以这种伪善把我们吸引到诡辩的歧途，这些歧途导向（更恰当地诱向）他的“绝对命令”——这个戏剧使我们这些爱挑剔的人付之一笑，我们毫无乐趣去仔细地看旧的道德家和道德说教者的微妙的诡计。或者甚至数学形式的那个障眼法（Hocuspocus），斯宾诺莎以这种数学形式的障眼法把他的哲学——最终“对他的智慧的爱”，正确而合理地解释了哲学这个词——像在合金中一样加以装甲和掩蔽，以便借以从一开始就吓倒胆敢对这个不可战胜的处女，对帕拉斯·雅典娜投去一瞥进攻者的勇气：——一个与世隔绝的病人的这种骗人的把戏显露出多少自己的胆怯和脆弱！

## 六

对我来说，逐渐地已很清楚了：迄今的任何伟大的哲学是什么，也就是说，是它的创立者的自我表白，是一种非自愿的和未觉察到的自传；而且，在任何哲学中的道德的（或非道德的）企图构成了整个植物总是从中成长出来的实际上的生命的萌芽。在事实上，人们很好地（和很聪明地）行动，为了解释一位哲学家的最冷僻的形

而上学的主张如何在实际上有可能总是先问自己：他欲求何种道德？因此，我不相信一种“求认识的欲望”是哲学之父，而是另一个欲望在这里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把认识（和错误认识）只当作一个工具加以使用。但是，谁对人的一些根本欲望从以下一个方向去看，即：它们在何种程度上恰恰在此作为**有灵感的天才**（或魔鬼和神妖）可以玩它们的游戏，谁就将会发现，它们都已经在从事哲学，——而且，它们中的任何个别者恰恰太喜欢充当生存的最终目标，充当一切其余的欲望的有资格的**主宰**。因为任何欲望都是有统治野心的，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企图从事哲学。确实，在学者们那里，在真正从事科学的人那里，情况会不同——“更好一些”，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在这里实际上会有某种东西，如一个认识的欲望，某一个小的独立的钟表的机构，这表在上好发条后，会勇敢地一直工作，而学者的全部其余的欲望基本上不参与进去。因此，学者的实际的“兴趣”通常在完全不同的地方，如跟在家庭中或在赢利中、或在政治中相比；至于他的小的机器被置于科学的这个或那个位置，至于“充满希望的”年轻工人把自己变成一个优秀的语言学家或菌类植物行家或化学家，这是几乎无所谓的：他成为这样的人或那样的人，这并不对他有所标明。相反，在哲学家那里，完全没有什么非个性的东西；尤其是，他的道德对**他是什么样的人**提供了一个坚决的和决定性的证明——这就是说，他的本性的一些最内在的欲望彼此之间被置于何种等级秩序上。

## 七

哲学家们会是多么恶毒！我丝毫看不到比伊壁鸠鲁允许自己对柏拉图和柏拉图派所开的玩笑更充满仇恨的东西了，他把他们称为



狄俄尼西俄柯拉克斯 (Dionysiokolakes)。按照原文，并且在中心地位上，这个词意味着“狄俄尼西俄斯 (Dionysios) 的谄媚者”，因此，意味着暴君的附属和阿谀奉承者；不仅如此，这个词还要说“这一切都是演员，在那里毫无真心诚意可言”（因为狄俄尼西俄柯拉克斯是演员的一个通俗的名称）。而且，后者在实际上是伊壁鸠鲁向柏拉图发射出的恶毒的言行：使他恼怒的是伟大的风格，置身于舞台，借此柏拉图连同他的学生们理解了自己，——借此伊壁鸠鲁却不理解自己！他，萨摩斯的老教师，在他的雅典小花园中隐蔽地坐着，写下了三百本书，谁知道？也许出于愤怒和功名心而反对柏拉图？——在希腊弄明白这位花园之神伊壁鸠鲁是什么人之前，需要一百年之久。——希腊弄明白了吗？

## 八

在任何哲学中有一个点，在这个点那里，哲学家的“信念”登上舞台，或者，为了在一种古老的玄妙之语言中说出：

aduentavit asinus,  
pulcher et fortissimus.

（美丽而强壮的驴子曾来过。）

## 九

你们想“按照本性”来生活？啊，你们高贵的斯多噶派，此话之何等的骗人！你们想一下像本性那样的东西，无度的挥霍，无尺度的漠不关心，无目的和考虑，无同情和公正，既富有又沉闷和无